



“为一本书策展”，一周只卖一本书，此为东京森冈书店的经营理念。15平方米的店面，只在中间安放一张可移动的长桌，展览书籍放置其上。其余的空间与陈设，则依据本周所售品种，进行独一无二的空间设计。若是摄影类书籍，会打造一个摄影棚；若是园林植物类书籍，会布置一个绿植园；若是饮食类书籍，会布置成一间料理店。这场专门为一本书举办的衍生展，由店家、作者、编辑共同策划完成。

2025年3月16日下午3时，在春风荡城郭的钟楼街一家酒馆，也进行了一场类似活动。店家搭建

为一本书策展

介子平

平台，书为《壁上丹青·山西古代壁画》，作者即本人，牵线吕国俊、发行董晓宁、责编宁姝峰，悉数到场。亨利·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说：“空间既非起点，亦非终点，而是永远处于形成中的媒介与中间物。”空间属性，深度影响观众体验感，酒吧空间举办此类活动，还是第一次参与。

脚本木讷之人，从不渴望被看到，成为目光的焦点，却是一时兴起，轻易许诺，两小时的讲座用词，料是一月的语量。“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严修《容止格言》里这几条，无一占据，故每每失却自信。我的眼里也有光，医生说是散光，便是自信不足所致。不善言而言，不善书法而以毛笔签名，屡次执念于自我，终是不自量力，铩羽而归。同样是咸鱼，为何别人能翻

身，自己却粘了锅，难道忘了加油？我是我所是，大概天生如此。好在凭借真诚即兴发挥，跨过庸常，未及冷场，因为真诚离人心更近。友人说我语速跟不上思维，听上去不拘格套，有些跳跃，我知道这是十分鼓励的话。从事编辑工作，难免与作者一水两岸地交流，却不善于通话式沟通，多年来采用的均是电子邮件式留痕，如此便可从容地条理起来，易被理解与认同。

店家特意调制了一款红绿相间的“壁上丹青”鸡尾酒，令人惊喜，遂以鸡尾酒里的情谊为开场白，以驱焦虑。1991年，平生第一本书——诗集《青灯》由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精装、平装合计印刷逾万册，得稿酬3000元。拿着汇款单到并州路邮局提取，邮局竟凑不足数字，告知第二天上午再去，临走特别提醒，厮跟上一人，足见这在当时算个数目。随即请周边的人喝酒，饭店即调制了一款甚是魔幻的鸡尾酒，表面可见一层红，一层绿，一层赭，一层白。今昔时光，仿佛从前，日已西偏，光如白练，看上去就是玻璃酒杯里的那层白，几十年了，再未喝过此类酒。

太原地铁1号线站名掌故

太原理工大学站

郝波

太原理工大学站位于万柏林区迎泽西大街和前北屯路——大王路一线交叉口，车站共设9个出入口，为地铁1号线与6号线的换乘站。该站工程名为迎泽桥西站，公示名为理工大学站，最终确定名为太原理工大学站，因邻近太原理工大学（迎西校区）而得名。

太原理工大学是一所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特色鲜明的学府。其前身是创立于1902年的山西大学堂西学专斋。1953年，学校独立建校，定名太原工学院。1984年

更名为太原工业大学。1997年，太原工业大学与山西矿业学院合并，组建太原理工大学，同年跻身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行列。2017年，学校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为了进一步彰显太原理工大学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建设中的引领作用，也为了不断提升太原理工大学在全国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故将此站命名为太原理工大学站。

太原理工大学站附近有迎西大厦、中国煤炭博物馆等建筑。

畅游晋祠之 醉翁轩 流杯亭

赵士岱
文图



晋祠公园东大门广场上的第四对亭台是醉翁轩和流杯亭。醉翁轩居北，流杯亭居南。一轩一亭，二者虽名称各异，却在形制上遥相呼应，对称而立，是东大门广场四对亭台中的最后一对。

何谓醉翁？何谓流杯？醉，乃饮酒所致；杯，乃饮酒之器，皆与酒有关。

宋庆历四年（1044），一代文豪欧阳修踏上太原这片土地，游历晋祠后，诗意大发，写下《晋祠》一诗。三年后的庆历七年（1047），欧阳修任滁州太守，为滁州西南琅琊山上一座新修的小亭写了一篇记文，这便是古文名篇《醉翁亭记》。琅琊山上的小亭原本无名，因欧阳修自号“醉翁”，曾在此饮酒，故名醉翁亭。按《醉翁亭记》的说法，醉翁亭是欧阳修命名的，所以，后世将醉翁亭与欧阳修始终联系在一起。

2017年，晋祠公园东大门广场修建亭台时，巧妙地借用这段佳话，将北面的亭子命名为醉翁轩。这一命名，既包含对欧阳修游历晋祠的纪念之义，又依据古建筑规制加以区分。命名为醉翁轩，不仅是与醉翁亭以示区别，而且从建筑形制上也具备了“轩”的特点。在传统建筑语境里，“亭”多四面通透，无墙无窗无门，供人短暂歇脚；而“轩”则设有墙、窗、门，空间更为私密，可供人小憩。

醉翁轩的楹联是“石上水流动皆静，云间山出幻而宁”。这副高雅恬静的联语本是清乾隆为北京潭柘寺流杯亭题写的楹联。今被转用在醉翁轩处，却毫无违和之感，反倒让轩内更添几分高雅静谧。

与醉翁轩隔水相望的流杯亭，则承载着更为古老的文人雅趣传统。流杯，是在亭内的地面上建曲折环绕的水槽，文人们集会时将盛满酒的杯子放在水槽中任其顺水漂流，待酒杯停驻在谁的面前，那人便需即兴赋诗一首，若吟不出诗句，便罚酒一杯。为增添这份雅韵，流杯亭选取欧阳修《晋祠》诗中的“地灵草木得余润，郁郁古柏含苍烟”的句子作为楹联，使“流杯”的韵味更加丰满。

由此可知，醉翁轩用古流杯亭的楹联，流杯亭则用“醉翁”欧阳修的诗联，二者隔空呼应，恰似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记忆深处的五福庵巷

成石



那天我来到东缉虎营，寻访我家在太原最早的居住地——五福庵巷。

五福庵巷位于东缉虎营北侧，西毗多马巷，东临王家巷，是一条丁字形小巷。它的名字，源自大巷中的五福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家住在五福庵巷29号小院。父亲在太钢焦化厂上班，母亲在五福庵附近的一家缝纫厂工作。1955年，太钢分房，我家迁至尖草坪的宿舍，那年我3岁。

1962年，母亲带我回五福庵巷串门，我至今还记着当年五福庵小巷的模样。巷口，矗立着一座门楼子，造型轻巧别致，灵动之气扑面而来。沿着小巷前行，明清式的瓦房四合院错落有致，有的独门独院，清幽雅致；有的院套院，深宅大院里藏着几代人的故事。其中32号院——黄国良公馆，格外引人注目，正门开在五福庵巷，后门直通多马巷。

母亲与老邻居热络唠嗑，我则被32号院高大的院门吸引，按捺不住好奇踏入其中。一进院门，一方砖雕照壁映入眼帘，上面龙凤翱翔，簇拥着一个硕大的“福”字，福字周围环绕着精美的图案，云纹、如意纹与各类花卉图案交织缠绕，精美绝伦。照壁后面四合大院豁然开朗，房屋高大，每一寸砖石、每一道梁枋，都诉说着往昔的繁华。多年后我才知晓，这座公馆的主人黄国良，竟是太原辛亥革命的风云人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它回归平凡，化作民居大杂院，与周边院落一同，演绎着“朱雀

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的市井生活。

别看五福庵巷子不大，它还承载过行政的重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太原市第三区人民政府成立，机关就设在五福庵巷。1950年，三区与四区合并为二区，区委依旧设在五福庵巷18号院。沿着小巷漫步数百米，便到了山西省政府，在巷中便能望见梅山钟楼尖尖的楼顶。

自那次串门后，母亲再未踏足五福庵巷，将牵挂与思念托付给我，叮嘱我常回去看看老邻居。我却在匆忙的岁月中，将这份嘱托遗落，直至今年春天，才循迹而来。重回东缉虎营，眼前景象让我心生恍惚，新建的住宅楼鳞次栉比，曾经古朴简约的小巷院落，已难觅踪迹。我在多马巷与王家巷间徘徊寻觅，终在一位老人的口中，得知五福庵巷隐于多马巷内。

踏入多马巷，一路探寻，终于，一栋住宅楼院墙上“五福庵31号院”的字牌映入眼帘。保安大哥是五福庵巷的老住户，他告诉我，五福庵巷只留下这个31号院了。

我伫立在字牌前，久久凝望，心中涌起丝丝伤感，为消逝的街巷，为远去的旧时光。可转瞬，又觉释然，五福庵巷虽已消失在城市建设的浪潮中，却为城市的发展让出空间，“五福庵31号院”是一张珍贵的历史名片，承载着往昔的市井繁华、邻里温情，让后人得以透过它，触摸那段渐行渐远的岁月。这张名片，会永远留在我的记忆深处，而五福庵巷，也将以另一种形式，在城市的灵魂里扎根。